

井然有序

余光中
——
著

上海三联书店



井然有序

余光中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井然有序 / 余光中著. — 上海: 上海三联书店, 2019.3

ISBN 978-7-5426-6575-1

I. ①井… II. ①余… III. ①序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276253号

井然有序

著 者 / 余光中

责任编辑 / 朱静蔚

特约编辑 / 李志卿 丁敏翔

装帧设计 / 微言视觉工坊 | 阿 龙 苗庆东

监 制 / 姚 军

责任校对 / 田 雪

出版发行 / 上海三联书店

(200030) 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331号中金国际广场A座6楼

邮购电话 / 021-22895540

印 刷 /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
版 次 / 2019年3月第1版

印 次 /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/ 787×1092 1/32

字 数 / 250千字

印 张 / 14.75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26-6575-1 / I·1478

定 价 / 68.00元

敬启读者,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0539-2925680。

作者简介

余光中 | 1928-2017

著名作家、诗人、学者、翻译家，祖籍福建永春。

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。1959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。先后任教于台湾东吴大学、台湾师范大学、台湾大学、台湾政治大学、香港中文大学、台湾中山大学。余光中一生从事诗歌、散文、评论、翻译，称四者为自己写作的“四度空间”。代表作品有《乡愁》《乡愁四韵》等，散文如《听听那冷雨》《我的四个假想敌》等广泛收录于语文课本。

内容简介

本书为余光中序文集，收录三十五篇序文，有诗集序、散文集序、画集序、翻译集序，甚至辞典序。余光中为人写序，于人为略而于文为详，“用意也无非要就文本去探人本，亦即其艺术人格”。他的序采微观与宏观，兼有情趣与理趣，不止于“就文论文”，而是以序为引，于赏析之余，演为书评，是以“文本”探“人本”，分量颇重。

余光中作品

《敲打乐》

《五行无阻》

《高楼对海》

《蓝墨水的下游》

《书赋》

《含英吐华》



扫一扫
关注
微言读书会订阅号

出版统筹：陈逸凌 责任编辑：朱静蔚

策划人：周青丰 策划编辑：丁敏翔

特约编辑：李志翔 田雪 装帧设计：微言视觉工坊 / 阿龙 苗庆东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.fongbook.com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 © 2019 北京微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权由台北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

授权北京微言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

非经书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、转载。

为人作序

——写在《井然有序》之前

一

龚自珍晚年得罪当道，辞官归里，重过扬州，慕名而求见者不绝：“郡之士皆知予至，则大欢。有以经义请质难者；有发史事见问者；有就询京师近事者；有呈所业若文、若诗、若笔、若长短言、若杂著、若丛书，乞为叙为题词者；有状其先世事行乞为铭者；有求书册子、书扇者……”真的是洋洋大观，不知龚自珍怎么应付得了。而最令我好奇的，是那些求序的人究竟得手没有：定庵是一概拒绝还是一概答应，是答应了却又终于未写，还是拖了很久才勉强交卷，而且是长是短，是谆谆还是泛泛？

我所以这么好奇，是因为自己也一直被索序者所困，虽也勉力写了一些，却仍负债累累，虚诺频频，不知何时才能解脱。

迄今我写过的序言，应已超过百篇。其中当然包括为自己出书所写的序跋之类，约为四十多篇；为画家、画会所写的英文序言约为十篇；为夏菁、金兆、於梨华、何怀硕、张晓风、张系国等作家所写的中文序言，不但置于他们的卷首，而且纳入自己的书中，也有十篇上下。余下的三十多篇，短者数百字，长者逾万言，或为专书而写，或为选集而撰，或序文学创作，或序绘画与翻译，二十年来任其东零西散，迄未收成一集，乃令文甫与素芳频表关切，屡促成书。而今奇迹一般，这三十几个久客他乡、久寄他书的孩子，竟都全部召了回来，组成一个新家。

序之为文体，由来已久。古人惜别赠言，常以诗文出之，集帙而为之序者，谓之赠序；后来这种序言不再依附诗帙，成为独立文体，可以专为送人而作。至于介绍、评述一部书或一篇作品的文章，则是我们今日所称的序，又叫作叙。古人赠序，一定标明受者是谁：韩愈的《送孟东野序》《送董邵南游河北序》等几篇，都是名例。至于为某书某篇而作的序言，也都标出书名、篇名，例如《史记》中的《外戚世家序》

《游侠列传序》；若是为他人作品写序，也会明白交代，例如欧阳修的《梅圣俞诗集序》，苏轼的《范文正公文集序》。

古人的赠序和一般序言虽然渐渐分成两体，但其间的关系仍然有迹可循。苏轼为前辈范仲淹的诗文集作序，整篇所述都在作者的功德人品，而对其作品几乎未加论析，只从根本着眼，引述孔子之语“有德者必有言”，并说“公之功德，盖不待文而显”。欧阳修为同辈梅尧臣的诗集作序，也差不多，只说作者“累举进士，辄抑于有司，困于州县，凡十余年。年今五十，犹从辟书，为人之佐。郁其所蓄，不得奋见于事业”；至于作者的文章，只说其“简古纯粹，不求苟说于世”，而作者的诗风，也不过一句“老不得志，而为穷者之诗，乃徒发于虫鱼物类，羁愁感叹之言”，便交代过去。这种风气一直传到桐城文章，例如刘大槐写的《马湘灵诗集序》，就只述其人之慷慨，却一语不及其诗之得失。孟子对万章说：“颂其诗，读其书，不知其人可乎？是以论其世也。”这种“知人论世”的文学观对后代影响至大，所以欲诵其诗，当知其人，也因此，古人为他人作品写序，必先述其人其事。在这方面，一般序言实在并未摆脱赠序的传统。

二

古人为人出书作序，既与为人远行赠序有此渊源，所以写起序来，着眼多在人本。序人出书，不免述其人之往昔；赠人远行，不免励其人于来兹。而无论是回顾或前瞻，言志或载道，其精神在人本则一。苏轼论苏辙，说“其文如其为人”，毕丰在接受法兰西学院荣衔时也说“风格即人格”。其理东西相通。不过中国的传统似乎认为，只要把其人交代清楚，其文就宛在其中了，结果对其文反而着墨不多，不但少见分析，而且罕见举例，当然文章简洁浑成。

近三十年来，半推半就，我为人写了不少序言，其势愈演愈盛，终于欲罢不能。今日回顾，发现自己笔下这“无心插柳”的文类，重点却从中国传统序跋的“人本”移到西方书评的“文本”。收入这本序言集里的文章，尤其是为个别作家所写的序，往往是从作者其人引到其文，从人格的背景引到风格的核心，务求探到作者萦心的主题、着力的文体或诗风。

我不认为“文如其人”的“人”仅指作者的体态谈吐予人的外在印象。若仅指此，则不少作者其实“文非其人”。所谓“人”，更应是作者内心深处的自我，此一“另己”甚或“真己”往往和外在的“貌己”大

异其趣，甚或相反。其实以作家而言，其人的真己倒是他内心渴望扮演的角色：这种渴望在现实生活中每受压抑，但是在想象中，亦即作品中却得以体现，成为一位作家的“艺术人格”。

这艺术人格，才是“文如其人”的“人”，也才是“风格即人格”的“人格”。

这艺术人格既源自作者的深心，无从自外窥探，唯一的途径就是经由作品，经由风格去追寻。所谓郊寒岛瘦，所谓元轻白俗，所谓韩潮苏海，甚至诗圣、诗仙，都是经由作品风格得来的观感，不必与其人的体态谈吐等量齐观。

我为人写序，于人为略而于文为详，用意也无非要就文本去探人本，亦即其艺术人格；自问与中国传统的序跋并不相悖，但手段毕竟不同了，不但着力分析，篇幅加长，而且斟酌举例，得失并陈，把拈花微笑的传统序言扩充为狮子搏兔的现代书评，更有意力戒时下泛述草坪的简介文风。

也有一些特殊情况，如果不把作者的生平或思想交代清楚，就无法确论其人作品。例如温健骝前后作品的差异，就必须从他意识形态之突变来诠释，而我和他师生之情的变质，也不能仅从个人的文学观来说明，而必须从整个政治气候来分析。同样的，梁实秋

的尺牍，也应探讨他晚年的处境，才能了解。遇到这种情况，写序人当然不能不兼顾人本与文本。

三

为人写序，如果潦草成篇，既无卓见，又欠文采，那就只能视为应酬，对作者、读者、自己都没有益处，成了“三输”之局。反之，如果序言见解高超，文采出众，则不但有益于文学批评，更可当作好文章来欣赏，不但有助于该书的了解，更可促进对该文类或该主题的认识。一篇上乘的序言，因小见大，就近喻远，发人深省，举一反三，功用不必限于介绍一本书、一位作者。

我为人写序，前后往往历一周之久。先是将书细读一遍，眉批脚注，几乎每页都用红笔勾涂，也几乎每篇作品都品定等级。第二遍就只读重点，并把斑斑红批归纳成类，从中找出若干特色，例如紫心的主题、擅长的技巧、独树的风格，甚至常见的瑕疵等等。两遍既毕，当就可以动笔了。

至于举例印证论点，这时已经不成问题，只须循着红批去寻就可，何况许多篇目已品出等第，佳句或

是败笔，一目了然。例证之为用，不可小觑，一则落实论点，避免空泛，二则可供读者先尝为快，以为诱导。举例是否妥帖，引证是否服人，是评家一大考验。常见写序人将庸句引作警句，不但令人失笑，甚至会将受荐之书一并抛开。

至于篇幅，正如其他文章一般，不必以多取胜。中国传统的序言大多短小精悍，本身就是一篇传世杰作。王羲之的《兰亭集序》原为东晋永和年间，一群文人在兰亭修禊咏诗而作。时隔千年，当时那些名士的诗篇多已湮没，这篇序言却一文独传。《兰亭集序》长约三百字；李白的《春夜宴桃李园序》也是为诗集作序，只有一百十七字，当日那些俊秀到底写了什么佳作，再也无人提起，只留下了这篇百字的神品，永远令人神驰。近人的序跋也有言简意长，好处收笔而余音难忘的：钱锺书的几篇自序，无论出以文言或白话，都精警可诵。当然，序言不必皆成小品，也有长篇大论，索性写成论文了的。萧伯纳正是近代的显例：他的不少剧本都有很长的自序，其篇幅甚至超过剧本自身，而且论题相当广泛。

序言长短，正如一切文章的篇幅，不能定其高下，关键仍在是否言之有物，持之有理，否则再短也是费词。当代学者写序，以长取胜者首推夏志清。夏先生

渊博之中不失情趣，为人作序辄逾万言，而又人本文本并重，有约翰生博士之风。我这本序言集里的文章，长短颇为参差，逾万言者也有五篇，其尤长者为序《中华现代文学大系：台湾一九七〇～一九八九》与《莎士比亚十四行诗》的两篇，都几达一万四千字，可谓“力序”了。

为一群作家的综合选集写序，既要照顾全局，理清来龙去脉，又要知所轻重，标出要角、主流，所以顾此失彼、挂一漏万，当然难免。《文心雕龙》序志第五十就说：“夫铨序一文为易，弥纶群言为难。”《三百作家二十年》与《当缪思清点她的孩子》两序，面对那么多作者，背景迥异，风格各殊，成就不一，实在难以下笔，更遑论轻重得体，评介周全。例如《三百作家二十年》一文，对于诗、散文、小说三者虽然勉力论析，但对于戏剧和评论却照顾不足，终是遗憾。

四

序言既然是一种文章，就应该写得像一篇文章，有其结构与主题，气势与韵味，尽管旨在说理，也不

妨加入情趣，尽管时有引证，也不可过于诃钉，令人难以卒读。序言既为文章，就得满足一般散文起码的要求。若是把它写成一篇实际的书评，它仍应是一篇文章，而非面无表情的读书报告，更不是资料的堆砌，理论的演习。

对我而言，为人作序不但是写书评，更是一大艺术。序言是一种被动的文章，应邀而写。受序人不外是一位作家，往往也是文友，对你颇为尊重，深具信心，相信你的序言对他有益，说得轻些，可以供他参考，说得重些，甚至为他定位。理论上说来，这种关系之下，受序人有点像新郎，新书有点像新娘，写序人当然就是证婚人了。喜筵当前，证婚人哪能不带笑祝福呢？但是宾客满堂，又有几个人记得他的陈腔客套呢？

我把序言写成了书评，宾客的身份就变成了诤友：文章仍然为受序人而写，却不再是应酬的祝福了，更非免费的广告，而是真心诚意，在善颂善祷之余要说些实话，提些忠告。必须如此，这篇序言才真正对得起受序人，对得起读者，也才对得起写序人自己。为人写序，却无意把它纳入自己的书中，就是敷衍，也是浪费。

作序多年，经历的索序人真是形形色色，一言难尽，如果写成一篇散文，必有可观。我说“索序人”，因为索序人比受序人多。曾有不少已诺之序，当时或因太忙，或因他故，而终于未能兑现，迄今对那些索序人我一直感到歉疚。更有一次，索序人得到我的序言，认为对他不够肯定，出书之时竟不纳入。足见他对我的品行文品毫无认识，更不尊重，平白耗去我一周的宝贵光阴，难道只因为要利用我的名气吗？然而那篇被索又被弃之序，讲的都是真话，“拒序人”不听，读者未必不愿意听，后来我仍然当作书评，拿去单独发表了。

为人写序，不但耗神耗时，而且难免意外。但是倒过来呢，求人写序，似乎轻松许多，只需一封恳切的信，甚至一通电话，就算挂了号了。从此索序人就成了债主，以逸待劳，无本生利，只消每隔一阵催债一次就行。另一方面，欠债人的罪恶感乃与日俱增。等到事急，催债人更是理直气壮，说是出版社已经不能再等，而印刷厂简直快要关门。这时，不要说什么文坛重镇了，就算你是魏晋名士，只怕也被逼得走投无路，唯有摒开杂务，沉下气来，好好为人写序还债了。

的一个注脚、一处坐标。

做了过河卒子，只有认命写序。想到抽屉里还有四篇序要写，不如就此打住。

余光中

一九九六年初夏于西子湾